

291632

基本馆藏

成都平原上 的围歼战

廖志坚 著

成都平原上的圍歼战

肖永銀等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61年·成都

成都平原上的围歼战

萧永银等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人民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frac{1}{32}$ · 印张 $2\frac{11}{16}$ · 字数47千

1961年12月第1版 196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內 容 提 要

在我国解放战争最后一年——一九四九年的冬天，龟缩到四川地区的国民党匪军，妄想凭借巴蜀天险，作垂死挣扎。我各路大军乘胜追歼，成都一役，一举将匪军消灭干净，至此除西藏外大陆全部解放。但，敌人并不甘心死亡，少数漏网匪首和国民党特务，与地主恶霸、反动帮会勾结起来，继续从事罪恶活动。于是，我军在人民群众的巨大支援下，又展开了一场艰巨复杂的剿匪斗争。书中这些故事，就是上述战斗生活中的点滴回忆，它会给我们许多鼓舞和教益。

目 次

前 言

突破烏江天險·····	崔松山 (1)
奇襲南江城·····	馬匡漢 (10)
夜摸魚洞溪·····	閻文和 (17)
“天下第一軍”的潰滅·····	武效賢 (23)
順便打垮了它一個軍·····	陳克雄 (30)
成都平原上的圍歼戰·····	蕭永銀 (36)
飛上懸崖擂“銅鼓”·····	崔松山 (42)
糞坑里的“司令”·····	卫建兴 (51)
老虎連強取太平寨·····	毕友亮 (61)
巧裝扮智搗觀音廟·····	毕友亮 (69)
枯水捉大魚·····	張振鏢 (74)

突破烏江天險

崔松山

十一月十日，我們尖刀營沿川湘公路乘車向四川挺進。途中得師部電示，要我們抄小路突破烏江，在敵川黔防綫上打開一個缺口。十四日我們悄悄的到达了烏江东岸的陈家院。陈家院只有几幢低矮而又古老的庄房，周围是茂密的竹林。一位白发老人，倚在一家門口叹息。他說，他姓陈，靠在烏江放滩摆渡过日子。昨天国民党匪軍过来，搶走了他的船，还把他打伤了。他听說我們打算要过江时，不住地搖頭：“狗杂种們把船全搶跑了，过不去了！”

“这附近有沒有渡口？”我問。

“有呵，往上繞三百六就是李家渡，往下闖十八关是彭水县，到那里你們大軍就有办法了。”老人怕我們不相信他的話，帶着我們走出院來，穿過一片竹林，翻過一道山坳，站在山腰被雜草圍着的一塊岩石上，他深深喘了一口氣，詳細地介紹了江兩岸的地形。

我伏在岩石上，用望遠鏡細心地觀察着，从这約五十

公尺高陡峭的隘口下去，便是一个凹进去的岸壁——仅能容几个人立足的卡子岩。然后攀着树桩，通过约百公尺的絕壁，便可爬到一排象蜂窝般的溶洞，据老人說这叫猴子店。从这里才能到达江边。江流湍急，波涛汹涌，一不小心便会被江水冲走。江那边地势更险：沿着约四里左右已被敌人破坏的石阶盘旋上去，爬过陡峭的烧板岩，才能到达半岩上的一个几丈高的天然石洞——梯子洞，然后再沿着一条羊腸小道，才能翻过高耸入云的大娄山。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

江对岸，敌人已在烧板岩、梯子洞筑起了工事，大娄岭上到处都是新翻的紅土，从工事数目看，上面約有一个营的兵力。

老人捋着銀須接着說：“自古說‘烏江是个白虎星，落水难逃生’，‘烧板岩，象把刀，砍断万人腰’，‘梯子洞中拿根棍，万人不敢进’。同志，不是老汉哄你，大清同治元年，太平軍翼王石达开的大将李宰輔带了十万多人馬，想从这里渡江攻重庆府，大战了三天三夜，多少弟兄死在烧板岩下，血水染紅了烏江，結果还是没有过去。古話說得好，‘梯子洞，烧板岩，天打鉄鎖捶不开，如果需那天鎖开，天朝圣君下凡来……’

老人沒說完，身后的战士們爆发一陣哄笑。“一个战士說，‘什么天朝圣君？我們中国人民解放军就要把它打开！’”

“教导員，我們游過去吧？把江對岸那條小船搶過來！”班長劉振東指着燒板岩下的石叢中一條被江水沖晃着的小船說。

“同志，這不是开玩笑呵，你看嶺上！”我順着老人手指的方向看去，在北面的嶺上有一排排的亂坟堆。老人沉痛地說：“每年我們有多少艤公被江水卷走，落得全尸的都葬在那山頭上。我放灘五十多年了，河里的石頭能數個清，這一帶死水多，連鸡毛都要下沉，再說游過去也難上岸呵！”老人嘆息了一聲，想了一會又說：“繞道走吧，我老漢寧願豁出這把骨頭，給你們帶路！”

根據當前形勢看來，如果繞道，至少得三、四天時間，這樣會直接影響了解放西南的整個戰役部署。我決定回去召集一次營黨委擴大會，和同志們研究後再作決定。

一間僅能容下十幾個人的屋里，已掌上燈，各連連長、指導員已經到齊，我把當前的情況告訴了大家。大家望着地圖靜靜地沉思着，如何解決渡船的問題。最後，一致同意組織水手泅江，先搶船，後占梯子洞，為了出敵不備，同時決定對外封鎖消息。

“全營集合！”副營長對值班員說。

在竹林前面空地上，全營成口形站着。副營長走到隊列中央，大聲說：“同志們，營黨委會決定，先泅過江去，奪過船來打開梯子洞，再攻大婁山，我們要組織一個水手突擊隊，誰敢？誰會水？報名吧！”

几百只手，高高地举起。副营长救了一阵，感到不是办法，叫各连送个名单来。

我們在一百多人的名单中，挑选了雷青山、刘振东、鍾先全等八个最精悍的同志，由九连长刘富豪率领，作第一批突击队过江。其余的人編成二批、三批……我負責江岸上的火力布置。副营长决定带刘振东等八个人，先摸一次到江边的地形。

“同志！”老人肩上扛着一捆杯口粗的麻绳来了，“我帶他們去吧！沒有这绳子，卡子岩是下不去的。”

“老大爷，这再好也沒有了！”我感激地握住老人的手。我囑咐九連长做好老人的防險工作，九个人便跟着老人向岩岸走去。

我帶着七連八連連长和几个排长来到岩上，一边是深邃的峡谷，一边是陡峭的絕壁，直到快天明时，才找到几处石縫，把机枪配置下去，几門六〇小炮，隐在乱草丛中。

这时副营长帶着他們摸完地形，已經着好泗渡的装束，每人脫得只留一条短裤，腰上別着一支手枪、两枚手榴弹，来到了石岩上。副营长报告刚才的情况說：“摸到了卡子岩后，到猴子店的絕壁过不去。据老人說，这一段只能攀着桩过去，等天明时才看得見。”

他們来了不久，老人披着蓑衣，戴着斗笠也从竹林里出来了，他把抱着的一个瓦罐放在我脚下說：“同志，这

是我祖輩留下來的藥酒，給你們喝吧！”

“謝謝大爷，我們自己有。”我謝絕了老人的厚意。

“不，弟兄們，這樣寒冷的江水，只有我這藥酒才能頂住！”大爷启開了泥封，把酒一碗碗盛到同志們手上。

拂曉，搶渡的九個勇士告別了大家，一個個攀着麻繩，下到卡子岩。他們沿着絕壁，攀着樹桩，向驢子店爬去。這時天已大明了。

敵人發現了我們過江的意圖，梯子洞、燒板岩的機槍，驚慌地吼叫起來。這時，我們的機槍，六〇炮也象泼水似地向敵人還击，深谷里被震動得嗡嗡回響。

在敵人的火網中，突然九連長和兩個戰士的身體顫動了一下，兩手一松，跌進江邊的亂石叢中去了。劉振東攀住一棵樹桩，兩腳懸空，向身后的戰士喊了一聲，然後，雙手抱住樹桩，兩腳緊踏石壁，向外猛一彈，跳向湍急的江中。接着雷青山、鍾先全等幾個勇士也從絕壁上躍入了江水。

敵人封鎖江面的機槍越來越嚴密，六個勇士在刺骨的江水里，奮勇搏鬥着，剛到江心，他們便被一股急流卷向下游。此時，又有三個戰士被江水吞沒了，只剩下三個人，被波濤冲向對岸的石壁，他們幾次想伸手抓住岩石，但都被浪花卷了出來。如此反復地在絕壁下掙扎着，怎么也上不了岸。最後，他們只好順着江流游了回來。

剩下的劉振東、雷青山、鍾先全三人，沿着江岸游向

下游，然后隐蔽在江边的石堆中，大概在商量着什么。

我正要命令第一突击班下去接替他们，突然，隐藏在江边岩缝中的三个战士又跳进了江水，刘振东在前面沿着江的回水向上游去，刚到急流处，他们用双臂猛力地向前划水，闯过了中流，游到岸边。后面两个人顶住前面一个人，奋力地抗击着江水的冲击。刘振东抓住了岩石，一跃上岸，又把后面二人拉了上去。

副营长看到他们机智的动作，兴奋地跳起来叫道：“过去了，过去了！打呵，把敌人火力压死！”

我们火力越来越猛，敌人的梯子洞、烧板岩的机枪声渐渐停息下来。三条身影吃力地爬行在乱石丛中，敌人手榴弹不停地在他们身边爆炸，他们在烟火中时而臥倒，时而爬行，时而向上奔跑，互相交替地向盘山而上的石阶跃进着。

忽然，一条小船从乱石丛中飞了出来，小船在江心不住颠簸。我从望远镜里认出是刘振东，他猛力摇动双桨。这时敌人机枪和炮火又射击起来，枪弹、炮弹缠住了船身，在江水里升起无数根水柱。忽地船猛然向前一倾，刘振东便扑倒在船仓里。船失去了控制，在湍急的江水中，随波而下。第二个突击班紧跟着追了下去。

没多久，小船上受伤的刘振东又支撑起来，吃力地控制木桨，船头才指向东岸，顺着水势，靠到江下游的石壁边，刘振东又倒进船仓。

相持一陣后，敌人兵力配置完全暴露出来：敌人在江岸上面无法配置火力，把重兵置于大娄山上，在梯子洞、烧板岩各放一个加强班固守。那些青石岩缝里，都配置了机枪，它们和大娄岭的炮弹配合在一起，以居高临下的地形，控制住整个江面。雷青山和鍾先全仍然被压制在岩下，如果烧板岩的机枪不打掉，整个抢渡就要前功尽弃。

“組織特等射手打。”副营长和我交换了意見。

組織起来的几个特等射手，集中火力向威胁最大的烧板岩的机枪射击起来。几枪工夫，烧板岩的机枪哑了，伏卧在岩下的鍾先全乘势而上，从石缝里攀缘上去，占住了烧板岩。

第二突击班把小船从江下游抢回来，把刘振东从江边背到岩上，只見他脸上、胸脯上、腿上都冒着鮮血。我难过地輕輕喚了他几声，他微微地睜开眼睛說：“教——导——員，有——船——了，打过去……”說完，便牺牲了。

老人撫摸着刘振东苍白的脸，泣不成声地指着对岸說：“你这些天打雷轰的狗东西，看你还能活多久！”

半晌，江岸上第二突击班已上船待发。

“同志們，等一等。”在我身边的老人忽地站起来向江边跑去。当我想劝阻老人时，他已攀绳下到了卡子岩，攀过了絕壁，到江边的小船上了。

船上发生一陣爭执后，老人掌上了舵，船向上游艰难

地划行着。

梯子洞的机枪又射向小船，老人稳健地掌着舵，直向上游，闪开了涡流，冲开了激流，又拐向江的下游。老人挥着手臂，十几只代替木桨的圆锹整齐地划着，小船箭似地直奔对岸。

突击班上了岸，直奔烧板岩。但人太少了，仍被敌人火力压住不得前进。我对副营长说：“如果能找到一根长绳子，系在船的两头，拉来拉去的运兵，那该多快呵！”

副营长想了一下，兴奋地说：“有办法，把全营的绑腿都集中起来，搓成布绳，你看怎么样？”

“行，干吧！”我同意了。

不到一个小时，每个连送来了搓好的布绳。第三突击队带绳子下到岸边，又开始了飞渡。

这时一个战士上来传话说：“老人过江找船去了，他说天黑前一定赶回来。”

第三突击班过江后，分散了敌人火力，鍾先全和雷青山又从一道陡壁上攀缘上去，顺利地炸掉了梯子洞的机枪。

我舒了一口气，江的两岸，我们完全控制住了。在大娄山的敌人，始终不敢向下增援，但是我们要上去，也必须大量的部队。

小船在江心一来一往，接近下午，才渡过全营的一半。过江的部队，都聚集在烧板岩下的石阶上。如黄昏前

不攻击，一到晚上，不打仗，就連上山的路也分不清了。

我正着急，江面两岸突然爆发一陣掌声，我偏头一看，江的上游十几只小船逆波而下，如箭一般飞射下来！在最前面的一只船上掌舵的就是那个白胡子老人。

船到江岸停下，我们领着后续部队下去，战士们和老乡们热情地談笑着。老人拉着后面的船，說：

“上船吧，我們一次就可以把你們渡过去！”

十多只船齐向江心駛去。部队刚登了岸，便向大娄山发起攻击。

十六日，宋希濂匪部的川黔防綫已全部崩潰，于是，我部遵照上级的命令，提前渡过长江，投入了解放重庆的战斗。

奇襲南江城

馬 匡 汉

从宝鸡出发后，我們团一直是軍的前卫。越过秦岭、巴山后，又急行軍十多天，终于到达了离南江城二十余里的局尿溪。

黄昏，一个騎兵通訊員驅馬飞驰而来，翻身下馬，

“报告首长，前卫連抓住了二十几个俘虏，还有洋号呢！”他边說边指划着，“喏，就在前面。”

“走，看看去！”王团长向我揮了揮手，我們縱身上馬，朝着通訊員指的方向奔去。

果然，在一个山坳中的两間小房里，規規矩矩地坐着二十几个俘虏。还有一些各种吹吹打打的乐器橫七豎八地堆放在屋角里。

前卫連連长見我們来了，立即向我們报告說：“刚才我們在对面山腰上正走着，忽然听到这所房子里鬧嚷嚷的，两个穿軍装的人把老百姓的鸡赶得直叫，一听就知道不是我們的人，于是我們分两路包抄过来，赶到跟前时，他們有的在作飯，有的在睡觉，許多人連武器都沒有，只有一

些玩艺。我們一枪沒打，他們一个个就乖乖地投降了。”

原来这是敌人新編十四师的軍乐队。战士們看見几个大喇叭和一些奇形怪状的乐器，非常感兴趣，看看这样，摸摸那样；后来有一个战士一面跟他們讲俘虏政策，一面要他們吹一段听听。俘虏見我們挺和气，疑虑打消了，当真就底底噠噠的吹奏起来了……

从軍乐队长的口供里，我們了解到敌人一个师部和两个团就在前面，今晚可能离此二十多里的南江县城宿营；敌人一个后卫团还在后面，軍乐队是跟着他們的师部而掉了队的。

部队宿营了，电话員架起了电话綫。忽然“叮铃铃……”电话鈴响了，我滿以为是和师里的电话綫架通了，但却听到电话員吃惊地叫道：“什么！你是南江电话局！不是搖你，不是搖你！”显然，我們的电话綫和敌人的綫搅在一起了。

王团长忙上前夺过电话員的話筒，打着官腔說：“你給我找部队！”

电话筒里問：“你是找新編十四师司令部嗎？”

“是呀，就是找它！”

王团长趁机向电话員詢問了敌人一些情况，知道敌新編十四师司令部就駐在南江东門內的一个大院子里。

和敌司令部的电话很快就接通了。

王团长問：“哪位长官在？”

“长官們都忙着呢，只有张參謀长在。”

王团长定了定神，說：“好，請张參謀长講話。”

“你是张參謀长嗎？我是瞿国栋。”王团长頂替着軍乐队长的名字。

“你在那里？”敌參謀长問。

“我在五十一团。”

“五十一团在哪里？什么时候到的？”

“在关桥，剛到不久。”我們事先就了解敌后卫五十一团住在关桥。其实关桥离此还有二十多里呢。

王团长又問：“請示參謀长，你現在住在哪里？什么时候出发？”

“你問这些干什么？”狡猾的敌參謀长責問道。

“參謀长，你看嘛，我們这伙人，男的、女的、老的、小的都有，他們都走不动路，想早些赶上部队，又怕你們走了。”王团长低着嗓子訴起“苦”来。

“得了，得了，你們跟上来就是了！”敌人还是沒有暴露出发的時間。

王团长还想探詢一下，看敌人发现我們的行动沒有，便問：“敢問參謀长，前面情况怎样？”

“前面很平靜。后面匪情呢？”

“报告參謀长，后面一切也很平靜。”

这时，王团长知道从敌人人口中再勾不出来什么情报了，正想放下話筒，早些結束这场通話。哪知那家伙忽又